

期 待



上海三樂圖書公司印行

期 待

嚴 夢 著

上海三樂圖書公司印行

一九三七·七·初版

一——一〇〇〇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著者 嚴 夢

發行者 文 靜 邨
三樂圖書公司

發行所 三樂圖書公司
上海海甯路

七七四弄十一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序言

「小品文」在文學的庫藏中，實在是一件很令人愛玩的小珍寶。牠不像議論文那麼樣地含有系統的討論和繁複的思想，也不像紀事文那麼樣地具備嚴整的局勢和巧妙的結構；而牠的內容又都是一些很習見的題材，如社會上的尋常的人物和現象，或作者本人的平淡的生活和見聞，都可以被採摭於此類文字中。就表面上看來，牠似乎並沒有什麼出色驚人的地方，好像是很容易做的。其實牠的好處就在乎應用著平淡無奇的材料來表現作者對於一個人或一件事物的敏銳的觀察，和他的深刻醇摯的感覺，看去似平淡無奇，實際上却饒有動人的魔力。而作者本人的個性，也就隨時隨地表暴於這些隨手拈來的

描寫和敘述中。不必用劇烈的煽動，自能喚起讀者的同情；不必用刻意經營的修飾，自能引起讀者的美感。曾經有人說過：「小品文之於小說，就同抒情詩對於紀事詩的關係一樣。」這句話很能表示這一類的文章的性質。明白了這一點，就知道這一類的文章，可並不如我們在初時所想像的那麼容易做了。

我響來存著一種偏見，以為要想到利用着文學的著作來做改進社會和評判人生的工具——也許這並不是我們的文學家自身所懷抱的主要的目標，但據我想來，我們的文學作品也總得要多少帶有如此的性質——大概以軟性的文學作品（Light Literature）為較易見功；尤其是在我們這個讀書的人如此稀罕的國家裏，更非如此一類的作品不能得到較多的讀者。所以我一晌以為在我們今日的文學界裏，小品文的提倡，似乎是很切要的，因為牠在各種軟性的文學作品中，更容易得到

多數人的歡迎。

這一部小品文集是我的兄弟嚴夢去年在雲居山上避暑時所作；現在南新書局主人方聯元先生預備替他刊行，叫我做一篇序言，弁諸卷首。我自己在兩年以前，偶然遇到了特殊的機會，竟然離開了黃塵撲面的上海，而舉家移寓到西子湖濱來。三數年前的形諸夢寐的願望，到如今便居然成爲事實了。一住三年，飽餐了湖山秀色，可是一直被無聊的慶務牽縛住，直到如今還沒有寫過一篇歌頌這無邊風月的文辭。我兄弟的這一部散文，總算是稍稍替我彌補了這一層的缺陷。這十八篇的文章，都能夠表現作者在那個時期裏的真實的感情，因而顯示作者的個性？就這一方面說來，總算得是有多少成功的。至於牠們在文學上的地位如何，那應當憑讀者去自由判定，我也不必再多說了。

十八年二月二十日，既澄識於初日樓。

小引

去年的夏天，也許是我的黃金時代吧——假如你們都視「黃金」爲至寶。這夏季，我是很美麗的過去了。

在那時候：

我否認了宇宙有「天堂」與「地獄」的劃分，人生有「夢」與「醒」的國界；並且古往今來，都是如此。煩惱，憂患，緊張到幾乎爆裂血管了！我很想殘忍地投一個重量的炸彈，炸毀了最後的災害尙未降臨的地球——打斷時間的綿互，得到歷史以外的不朽！

我是這樣的妬恨這個世界嗎？我是這樣的自私嗎？

梅花謝了！希望玫瑰；玫瑰殘了，就把繁榮付與榴花吧。

我擎起酒盞，邀古今的山寨英雄共酌；想請他們在醉後幫同我做這艱巨的工作！你們看吧，我捏着炸彈的手在抖了！你們可曾曉得是炸彈的量過重，還是我在胆怯呢？

晚風吹冷了熱血，終於喚起如將死的人的眷戀人世的心頭的微溫。

於是乎我就在迎曦，送月，聽風，看雨，狂歌，淺醉之中，悠悠然，忽忽然的度過了這一個夏天。

快樂的回憶，確乎是惆悵的導火線；可是，這些日子不單是快樂，而且是美麗。縱然是死去了，總還是值得我低徊追味的美麗的夏天啊！

十八，元旦，楠櫟樓。

目 錄

封面畫

雷圭元先生畫

序

嚴既澄先生序

小引

一 ·	雲居山 ·····	一
二 ·	崇高的寄託 ·····	五
三 ·	雨夜 ·····	九
四 ·	期待 ·····	一三
五 ·	「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	一七
六 ·	天真的樂國 ·····	二一

七．	園丁……………	二七
八．	記憶中的月……………	三三
九．	蛛絲……………	四一
十．	開眼的盲人……………	四五
十一．	受傷的孤鴻……………	四九
十二．	權利慾的表現……………	五三
十三．	曼殊墓……………	五七
十四．	惡夢……………	六三
十五．	失了南針的船……………	六九
十六．	我的宗教……………	七三
十七．	寒駿君，你竟這樣的死了！……………	七七
十八．	幸福之夜遊……………	八一

一 雲居山

是前天吧，我爲了要給我的舊稿下一番整理功夫，而且想完成一本下了許久心愿而終於沒話殺青的「曉影血痕」（劇本），和一部長篇小說「愛神的箭槩」去找我的朋友杜時霞先生。

「聽說你要搬到雲居山的一位師長的別墅那裏去避暑，是嗎？」一見了他，沒有旁的話覺得比較這話更重要，所以就衝口說了出來。可是我當時所收到的，只是淡淡的一聲「是的。」我有點急了，連忙吐出來意道：「那我可以揩一揩油嗎？」

「自然可以。」

這事放下了提着的心。我自知不是個卑污到人家鼻酸，自己哭

喪的人；而且我的傲氣——委實是令人厭恨的趾高氣揚的傲氣，在初投身世網的時候，也曾經討得不少的艱難困苦！這艱難，這困苦，我也明知只要在臉上裝上個把有研究的交際敷衍的笑渦，那便可以化凶爲吉。不過，我究竟是個自負的少年人，卒之不能破涕爲笑，所以常常只好硬着頭皮把牠吃下去。

是的，直至現在，我還是不會對人靦顏強笑的傻孩子啊。可是我也居然曾經因爲這種壞脾氣而博得幾位交「中山運」的官大人們憐愛過，認爲是「才子」的「清高」。呵呵！除了山巔的積雪外，恐怕披髮狂吟醉屈原，也難戴上這尊榮的金冕吧！回想起來，豈不羞答答的丟人嗎？真羞了當世的大才子！傻小子不識貴人抬舉而被貴人抬舉，不禁帶汗軒渠。

這會，也是不容易得的一個機會，「受寵」之餘，可是一點也不

曾「驚」過，爲了這是友誼，不是熱昏的官場中「貴人」的抬舉。山中除却幾隻飛禽的斷續喧噪，便如死水一樣的安靖了，何必驚呢？

秀麗的雲居山，位置於城隍的西南，是不爲人們所注意的一個小山。問了好幾位不知是樵夫抑或漁翁，費了不少時間纔尋到了。兩位車夫同志已是渾身臭汗；四隻微紅的眼睛，四片喘著氣的嘴唇，都向著我張著。他們都爲了我的避暑問題而作了我的犧牲。

我自問雖不配稱爲人道主義者，但我總還有一點同情。這兩位車夫先生的生活，真如孟老爹所說的「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了！

我難過了好一會，便每人多付了一角錢；我却自恕以爲無愧於心了。因爲定要「錢」才可以「闊」，「黃金」才可以「市義」；那我不特不是孟嘗君，而且恰是「門下客」。他們却沒有什麼議論，祇是望著我笑，大概也知道這是窮人的互助，所以連謝也不謝一聲。

「英國人的家像砲臺」此公的大廈也不愧爲「禁苑」。深鎖著的重門開了，幸而沒有勢利的狗。母親不在杭州，沒有人替我留心選良辰吉日，而居然不尅不冲，（不尅門房，不冲狗。）或許是慈母已往的馨香祝禱的善果吧。

二 崇高的寄托

昨夜安頓了行李，覺得很疲乏；故雖在此陌生的第一夜的山居，也和豬一般的熟睡了一夜。

早上給飛鳥唱醒過來，便看到玫瑰的朝暉、美化了幽靜的園林。潔白的野草花，也紅透了牠的花心，教人想起殘了的薔薇，撩動落花時節的淡遠的悲哀而輕輕嘆息。

午飯後——我無目的地走到屋後小池旁的竹叢下面。細細的波紋，正在和風淘氣；牠們見了我是個喜歡玩耍的孩子，便和藹地邀請了我的影子一同遊戲。嫩綠的竹葉，「蘇蘇」的在議論我。片晌之間，這裏的一切，似乎都和我互相認識了。我便很高興地在這裏消磨了一個

下午。

啊！孤獨的我，是離開了人，——雖則是暫時的告別，然而這霎時的心境，已如死罪的囚徒之倖獲赦免，心扉掩住無限瘋癲的狂歡！我是多麼的快樂呵！我的快樂不是避「暑」，而是避開了「人」，走到這「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的境界。

斜陽已經悲壯地宣告無力再撐持於西山，我不忍瞧到宇宙的絢爛的火花之幻滅，於是回到屋裏來。提起筆寫了一封信給C，說了不少牢騷的空話：說我是得到一個美麗的夏天，暫時擯棄了吃人的人。雖自知是個勞人，至多只能在此稍事勾留而已；然而這福份之於我，却連什麼美人香草也比不上了。心的傷，是蛇蝎咬傷的，還是荆棘刺傷？早就記不起了。但自然母親的懷中、甜甜的軟軟的撫抱住我這骯髒的行屍，就同兒時倒在母親的懷中時的經驗一般無異。還有，風吹